



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問答

晉問泉无咎嘗取此文附續楚詞其系曰枚乘七發而調時君薄事役王濛母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子吳武陵也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

知之故字下二本有封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掎之編舉綺切首陽起之山名黃河迤之演爾切

亦作也字大陸靡之大陸澤名或魏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

也景霍汾澮以經其壩晉語注景大也霍山在河東汾澮水

切在河邊地若化若遷鈎嬰蟬聒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

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由庚切衰聳呀鬱怒五

深貌與舒同谷中大空山若能羅之咆音虎豹之嗥音豪終古

而不去攬秦搏齊攬切持也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郊就壓



作振振業業觀關蹠戶蹠七慮切同視也惕若僕妾其按衍

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載之翔舞同余專切泗水之

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

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

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部衝奔太華去声山名運肘東指混

潰后土混音渾潰潰濁糜沸潰音汾又房鼉鼉詭怪于于汨

汨騰倒駭走音佚馬足疾貌委泊涯涘水音涘呀呷欲納加切

也欲呼合切大醫也推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

壞裂轟雷努風轟呼宏切撼鷓于巖撼戶敢切一本作顛音撼

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崩泐洞踏者滿披朋切

鳴呼百塔漢律各船方長為舳舻二字皆當從舟撞檣之所御撞檣音

檣也鱗川林壑隳雲道雨瞬目而下者瞬音舜榛榛云云百

合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

然等之言表裏山河者左傳二十六備敗而已非以為榮

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魏史記世家皆晉人之藉也

先生曰大鹵之金原音魯太棠谿之工棠谿音火化水淬

為鏑為鏃鏃音的鏃作為鏃鏃音的鏃作為鏃鏃音的鏃作

出太白徵虜收召招搖伏靈尤肅肅裊裊一作裊

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滌滌

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徒甲目出寒液漢當空發

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鏢雲破霄踔墜

飛鳥又作協切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

音注周礼考工函乃使跟超掖夾之倫跟音根服而持

之南瞰諸華瞰音監北警群夷警音涉技擊節制技音擊威文

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胃

肉袒進不敢降胡江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

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

曲為老出左傳僖公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馬屈焉是產屈求勿切又居勿土寒氣勁崖

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旆旆旆音洗溶溶

紘紘紘音輪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駝莫切色

黥然而陰黥音辨炳然而陽若旌旃旂懺之煌煌下進下

止下伏乍起乍奔乍躓音致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

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槁迴食野赭音者浴川蹙浪噴震播

瀝瀝音問瀆瀆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倘恍

開合皇狀喜者鵠厲怒者人搏決然

全躍躍音上千里相角風驟霧羣羣音切斷山抉壑音燭耳搖

層雲腹捐泉木交也又音宵寂寥遠游不夕而復攫地跳

梁堅骨蘭筋相馬經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者千里交頸互齧

鬪月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

齧下沒切蟻雜螽集啾啾淅淅淅音淅旅走

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縻指毛命物百步就羈

牽以荀息毅梁傳德二年前御以王良左哀二年前良曰我

超以范鞅左傳鞅人二十二年軒以欒鍼欒音切上音齊下

子白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莫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

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浦內真潘液不行昌黎切
說文計也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頽
壑之紆縈凌嶺坑之抄顛諸音九切五官切山鏡兒漱泉
源之淦澹音管水流克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栞梯填層谿
發切前木也丁丁登登下中切琅琅稜稜琅切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崩崩崩切洶洶薨薨洶切若騫若崩
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嶮捐殺嶮音摧碎塊
北碎作沒昨律二切山峻兒嶮音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
而天柱折羽鷗鷺鷺鷺音昆號鳴飛翔驅豕虎兕俱切
岸音奔觸鱸慄伏無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
交繁河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肆兀圖切肆兀
崩石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石下齊畧記秦始皇也
也

人鞭抵曲鱗感匯流雷解匯音會水合流一前者汨越後者
迫隘音夫龍門之懸水指拉頹踏音拉落合切音亦通
翻摔首軒尾沒切頤入重淵頤音胡動切不知其幾百里也濤
波之旋涌山觸天既渟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
挺拔而出林立峰崒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
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叢臺在邯鄲城中連
始音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音皆是之自出
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
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
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叛之虎音斯一本作
三年晉成虎祈之官諸侯皆有一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一有雍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
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左傳魚于棠注矢陳也大罟斷流脩網

豆山單留鹿星單都教切曲梁留力九切音鹿音鹿張衡

賣切又胡封切皆不說是魚鱗當音鹿獨織紅其間巨舟軒昂乞乞

上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魚鱗當音鹿獨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

扼龍吭龍戶切技鯨鱗音音戮白龍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

流離巧切掬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擗擁踴音音

能行也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音崔如雲

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按漣淪漣音連水成文擣奇文出怪

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取

之繳音灼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音音口張口音音復

就鬻切莫保龍籍具糝五味具一作其布列雕俎風雲失

勢沮散遠去若夫魴鱖鮪魚音音鱧之瑣屑蔑裂者音音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餒腥膏烏鹵聞膾炙之美則

掩鼻蹙頰阿音切賤甚冀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

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

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音音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

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畝之

交錯輪囷音音若稼若圃敞方勻勻渙芳鱗鱗音音漣漣紛

屬音音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醜流音音交灌互

澍音音若枝若股委屈延布音音脉寫膏浸漑湿滑汨音音

會抵值堤防漫瀛沛濺音音偃然成淵湊然成川音音

奔大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澆甘鹵

密起音音孕靈富媪音音不愛其美無声

無形燦結迅詭音音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暮

暮音胡了胡灼一切明也奮憤離折問切僵也毀主摧壁丁

言益之狀音益眩轉的礫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激射食亦

水裂電碎音碎龍從增益龍格孔二切山克大者印纍小者珠

剖涌者如坻音坻又典音典礼切坳者如缶日晶熠煜音音精熠

音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衷欽合集峯而堆之

皓皓乎懸圃之魏魏曠乎濛乎狂山太白之淋漓白也濛也

然後驢羸牛馬之運音運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

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

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

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出左傳成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

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

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

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

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

恐定周于温奉冊受錫夾輔糾注逃勅力切左傳王隱

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

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謂朝聘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

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筵八尺几三尺

鄉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儀素何切犒

勞贈賄勞則到切賞功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

丁寧以討不恭左傳宣公四年車埒萬乘音音勇力卒半天

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左傳昭公十三年復施之諸侯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威能驩
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爲民力自固假
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爲民利也乎吳
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爲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
擄他人之力以自爲固樓音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
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更音庚三河河東河南河北
河東伏義神農都陳郡在河南一云伏羲都曲阜黃帝都鄭
州少昊都鄭縣桑皆在河南黃帝都涿鹿則在河北又云堯都
內周都河南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晉州有茅茨采椽土型
之度刑土音形美器以五爲之韓子云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
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
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交時雍

之美於音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
人至于今愛恩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裳之化裳字故
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
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
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闢分
問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
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于今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準
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並
以鼓切易之出礼記鄉飲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
酒義一本只有一易字已矣敬再拜受賜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季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
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解音蓋與爲戚生平嚮慕毀

書滅跡他人有惡拍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
不忌陵先生者無適適揖自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
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接朋疊足天庭
魁壘恢張魁壘壯兒張一本作能群驅連行奇謀高論左
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為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
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
也狠狠擯僚藉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荅曰敬聞命然
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憤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
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
居販居儲也然而活給羞媿恐慄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
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縲縲追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
容吾軀乎願客少假声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
生曰僕少嘗奉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

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音
致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窞不知顛陪音愚意狂悖
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
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茫深闕端貞黷亮苞
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窳僻音浮囁音暗音集音胡音
子音夜切嘆聲也唐韻夔音大喚也音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越音
批揆而追其跡音越音批音蕭音結音切音舉其理則皆謨明
淵沉剖微窮深音切音勞折是非音切音校度古今而僕乃絨鉗
塞默音鉗音五音咸音切音耗眊窒惑音眊音少音睛音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
恤恤音左音傳音昭音公音十音二音年音恤音憂音患音乎音乎音卒自既賊音既音鞫音固不足
以睚眦激昂而效其則也音眦音睚音眦音于音切音張目也言其孝則皆摠
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孝音
音正音作音擊音離音疏音空音虛音竊音聽音道音塗音顛音豎音蒙音過音不知所如固不足

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

喻轉轉三光遠兒一曰雜亂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浪澀培

壤渠子入七立二切毫聯縷緝塵出塊入朗切固不足以據摛

躡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

裏以罪惡纏以羈繫上居宜切客從而擠之二切排也

亦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義周穆王駕八駿之乘

右綠耳左白羲又雅道五連謂之康六連謂之莊國元云元問大呂注在陽律之間鏗天

黃鍾元間之登清廟也問如字又問則之間

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於加烏瓜二切邪切生不入里耳西

子毛嬙之蹈後宮也西子西施也毛皦朝日煥浮雲而無益

逐於鄉里齊女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蟇

蟬不離尺水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儻他黨切

不羈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麼目果切細也連盧顛頓

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

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

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

而愚者休兮蹉蹉塗藿蹉音仙藿徒切藿也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

起廢答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

壯齒鰲音黎十有一人鰲起也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

荅曰誰也曰東祠躡浮圖躡於益切中廐病顙之駒黯曰若

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勅

戒始孝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躡浮圖有師道少而病

躋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扶服與同未嘗及人及匿

愧恐殊甚一本朱字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孝者

與女釋者俵俵無所師音見兒又音張遂相與出躋

浮圖以為師盥濯之盤古綴古玩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

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休傷疾視引且翼之躋浮圖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人生云日饋飲食時獻巾悅始統切洋洋也舉莫

敢踰其制中廐病顛之駒顛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尫無異

技磴然大耳宋二切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

在早切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其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廐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群

駟舟以沂江將至無以為乘廐人咸曰病顛駒大而不可

秣飾焉他馬巴躡痺狹音黠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眾牽駒

上燥土大廐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鬣剔他歷切蚤子凌

切剪刮惡除溼塗以雕胡音胡蘇草秣以香蕤音蕤

其錯具鱗纒音纒鑿金文羈絡以和鈴和合作鈴

以朱綉音綉或膏其鬣或劑其脰音脰

夫盞飾然後敢持除道復石立之水涯音涯幢旗前羅音羅

音震奮邀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

矣叟將何以教我音鰲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音相過也音又音說 鼻知臙香音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

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躋足涎顛之猶有

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荅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顛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

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群談角智列坐爭

英披華發輝揮唱雷音老耆育德少者馳聲卅角羈貫音

東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覺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鰲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五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歟飲食既壞本曰果在地曰蠱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癩痔海音陽音音滿痔丈蟲生之木朽而蝎中非蠱毒音音木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茲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茲甚懇原田伐山林斲莫以并飲窆墓以送死音音而又穴為偃溲偃一

漏也雙音 窳也雙音 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
木以燔燔音煩也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
情倅倅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
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
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
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
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
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麻癰痔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
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麻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
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

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麻癰痔草木
耶劉禹錫云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
有激而云非所以及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以極其辯附錄

鳥說骨切

有鷲曰鷲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
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鷲也必取鳥之
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縱之跂立強去智二切浮最高處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
往必背而去為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北亦然嗚呼孰
謂瓜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物武粉切口邊是固無
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如鳥子須甫
食日籩籩能自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食字一本不為其他凡食

類之飢唯且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煦於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臬鵠晦於晝而神於夜臬鵠不孝其立耀然耀音其動若然若音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鵠者吾願從之毛耶翹耶胡不我施寂寥素清樂以忘飢

朝日說一本上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朝音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且之云也朝音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見並去聲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雨証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左傳成公十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禮記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向夕向夕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左傳昭公十年齊之亂子我夕史記齊簡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趙文子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出天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出漢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五經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前若其類足矣其類字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

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跡癘癘紀止也孿聞

又於遠切曲脚是疾癘音漏頭腫也一日以久創厲音癘疫也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

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寡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去求之人

寧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出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

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

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

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

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

病矣自吾氏三出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

僵觸風雨犯寒暑呼嗷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

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

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

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然而卧謹食之食音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

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

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

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泰山側有

屢死於虎吾大又死焉今五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吾嘗疑

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

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借說

借音下祭名也禮記作借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借進有司以問借之說則曰合百神

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

于其水于其蟲蝗于其癘疫于其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
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通註謂特
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
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傲悅媚又莫半切誕音但徒旦切漫謨官
媚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為心也一本无必有道而
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
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
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井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
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干人者何也予曰若
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
暴乎眊乎查貪乎罷弱乎眊莫報切 罷音疲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
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
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

云也曰然則致雨及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劉曰此宋是未
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劉曰
然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莊子秋獨何如人
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
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
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
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
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
子自以拯生入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
謂曰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

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擇一本擇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避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捷一本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楊憑之子也憑敗臨賀尉故其子由永州至賀州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

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眾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眾車之說澤而行澤欲行直呂切周禮考工記山而作而輕下而軒且曳輕音致俯也軒仰也六月詩注而輶左記曲禮句注葬革而長轂以載周禮革車以則我左集焉而以望安以愛老曲禮大輻以蔽內輻音緇載衣物垂綬而以啟武車綬旌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瓜謂轄入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牙中者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眾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

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駉駉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之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論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將侯切又側首

步搖之冠黃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

頰普各切又普冷切文選頰薄怒以自持方知不可乎犯于 頰普經切美貌一曰敏容玉簪作施 吾故居

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溥蓬萊崑崙而即者帝

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

也儷即計切偶也若汝也 吾復且害若眾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

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 因取裘反

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

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武陵

子之疑木膏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

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

敦怒衝涌敦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

敷舒為林木嶋嶼為宮室或作嶋苦曷切山高貌誰其搏

而斷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離葩刻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哉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音霧又莫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溥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羅說

鹿畏貍物俱貍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

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矚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猝擊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三作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言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出帝紀孔子如俱頭俱音敷方相也若其眾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一也設下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驕驕白羲山子之類義一作驕列子云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古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騄盜驪而右山子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六

增廣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居善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易以也售賣咸譽清疾病疔瘍者疔甲履切頭瘡瘍音羊身瘡一也本作咸音清信能療病故病者亦

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

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送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

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

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

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

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

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附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

利遠二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二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度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

病僂

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二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

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本

豪字下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

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

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有能順木之天以致

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法一本其時也若子時音

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

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有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大恩憂之大勤旦視而暮撫已

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

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

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
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
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
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
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一本自毀齒已上
父兄鬻賣以觀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其難
嫩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強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
壯大則縛取公弱者溟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字苟得僮恣所

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
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郴州堯牧
兒也行牧且堯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
虛所賣之南越中謂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怕狀賊易之對飲
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
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即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
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
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
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
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
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
白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音証奇

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入不敢作視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壘子厚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隙當作隙寫轉作字隙乞逆切詳註第九卷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

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為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制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為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

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音能行且賣也銜音懸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所

於府庭所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者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也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札考工記注審察五材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揚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六无州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音豆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輓而圓封之音展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又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

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又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且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燦音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

不返則幸耳一本作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蝟蝟傳 蝟音負 又扶 金切 蝟音板

蝟蝟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韻云印音負之

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本卒躓

仆不能起韻知利切 仆音副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

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

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

黜弃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

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曾字一本有，不知戒。雖

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一本哀

曹文洽 韋道安傳 元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七

